

不经意

杨葵

过日子，
流水一样，一泻千里，
得失成败都是不经意。
不经意地读书，
有些不经意间生发的感想，
就写下来，
就有了这本书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不經意

眼



不經之意

杨葵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经意 / 杨葵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598-0658-1

I. ①不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读书笔记 - 中国 - 现代
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G792 ②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351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张艺兵

责任编辑: 张旖旎 罗丹妮

装帧设计: 彭振威

内文制作: 陈基胜 马志方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8.25 字数: 130 千字 图片: 21 幅

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这是我的第七本文集，与前几本比，明显差异之一，是文章篇幅长短不一，看似更随意。这是因为，从《坐久落花多》之后我就不写专栏了。专栏的好处是，因为篇幅大致统一，显得整齐；坏处是专栏气息重，常有凑字数的段落。这一本里的文章，都是真想写的，不再考虑报刊发表，想写多少写多少，自由了。

差异之二是更跨界，跨到书法，跨到绘画。我一直被人诟病爱好多，不专注，为遮羞，就美其名曰“跨界”。去年《智族 GQ》杂志把我评为“年度人物”，别的年度人物都有专业，导演、运动员、企业家什么的，到我这儿找不到一个词，后来囫圇安了个“生活家”。也好，反正我觉得，什么不是生

活呢？有什么比过日子更重要呢？

过日子，流水一样，一泻千里，得失成败都是不经意。不经意地读书，有些不经意间生发的感想，就写下来，就有了这本书，所以名为“不经意”。

《去扬州，读欧阳修》一篇曾收入《坐久落花多》，因其与写柳宗元一篇是姊妹篇，所以再次收录，并放在头条，多少有点相承相续的感觉。其余文字从未曾结辑。

上辑是些读书笔记、艺术笔记，既有分享佳作之意，也表达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索。下辑柴米油盐，或者说成风花雪月，它们有点像读书、写作这俩主题的底色，更接近“不经意”的本来意思。

要说明的是，下辑的篇名都冠以节气之名，起先是因为，其中不少篇目，确实是在那一节气当天所写。但也并非如此严格。过日子就是这样吧，有一搭没一搭的，看似有条有理，仔细看又漏洞百出，可是再仔细瞧瞧，锅碗瓢盆什么没有呢？哪怕是条理。

不可思议的条理。

杨葵

丁酉寒露，北京

目 录

自 序 / i

上 辑

去扬州，读欧阳修 / 003

大唐公务员柳宗元 / 014

武则天与禅师 / 025

耘于空漠：吴大羽的超越之道 / 033

势象大美 / 038

“苦茶”蒋兆和 / 048

南方人朱新建 / 057

老树的江湖 / 070

纸边儿 / 082

文人骄娇二气 / 088

沈从文和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 / 091

汪曾祺的动感 / 097

三说阿城 / 101

高尚地吃 / 118

硬知识与软知识 / 121

斯泰因与毕加索 / 125

书籍·记忆·艾柯 / 131

石黑一雄的厚重 / 137

读书平常事 / 141

序言两则 / 145

互联网编辑十问 / 153

下 辑

立春·抄写 / 167

雨水·画盐 / 171

惊蛰·来历 / 174

春分·隐居 / 176

清明·墓园 / 183

谷雨·落伍 / 187

立夏·暴雨 / 190

小满·收藏 / 193

芒种·饮茶 / 198

夏至·拍电影 / 200

小暑·报志愿 / 203

大暑·欲雨 / 206

立秋·气息 / 209
处暑·听琴 / 212
白露·学琴 / 215
秋分·一人饮 / 225
寒露·听风 / 228
霜降·看琴 / 231
立冬·昆明 / 234
小雪·书卷气 / 239
大雪·慢读 / 242
冬至·艺字 / 246
小寒·四则 / 248
大寒·始乱 / 254

上
辑

去扬州，读欧阳修

要去扬州。临行前照例站在书柜前，左顾右盼挑选适合旅途读的书。携书出行是习惯，其中又有些极个人化的习性，比如纸张要柔软，宜摊开，体积也不宜太厚。再如去北方多选现代或外国书，去南方则常选古籍，没什么明确理由，强说的话，南方文人士大夫气息浓一些，选择古籍更契合？这次最后择出的，是欧阳修著作《集古录跋尾》。

去扬州必去大明寺，平山堂更不可缺。今天的平山堂是后人重建的，初始乃是欧阳修“作品”。宋仁宗庆历八年（1048）二月，将满四十一周岁的欧阳修到任扬州太守，在大明寺西侧修建了平山堂，供他和一班文雅之士日常聚会，觥筹交错，赏景做诗。因为建在小山岗上地势高，于堂中极目远眺，远

山正与堂栏平，所以起了这名字。也从此成了文人墨客到扬州必参之地，古往今来，太多名家对堂感怀。千年之后，我从几千本书里择出欧阳修著作那一刹那，心里掠过的，正是平山堂的身影。

欧阳修以文、诗流芳至今，这本《集古录跋尾》不算他的主流著作，读的人不多。那时代的文化人，文、诗才是正经事儿，也才配得上主流之谓。可是，正经事儿外，谁还没点个人爱好啊。欧阳修的个人爱好之一，是收藏历代金石拓片。自三十多岁起，直至五十多，历时十八年，“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”，辑为《集古录》。大约四十多岁的时候，收藏量日渐增多，可能为整理之故吧，又“撮其大要，别为录目”，即对每一张拓片加以评述、考证，便有了《集古录跋尾》。应该和他那本《归田录》一样，算笔记类。

上了火车，开始读书。简体横排版的笺释者序言里，将欧阳修评为清代碑学之前驱。所谓“碑学”，与“帖学”相对。书法金石界向有碑帖之争，有人捧碑抑帖，有人捧帖抑碑，各执一词。清代阮元著《北碑南帖论》和《南北书派论》，算是首倡了碑学。从这两本书的书名，也大致能看出分南北论书之意，碑学者大致觉得，北碑多朴拙粗犷，南帖多秀雅

俊美。欧阳修呢？他在论及北碑之一“宋文帝神道碑”时说，“南朝士人气尚卑弱，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，未有伟然巨笔如此者”。确有前驱者的意思。我读至此，默默想到自己出门挑书的习性，不乏几分相应啊。

到了扬州先忙正事，和友人同赴鉴真图书馆捐赠书籍。好大的院子，宽敞清静。一位年轻法师先带我们参观图书馆藏书。我按馆内编目顺序，在书架间找半天，未见《集古录跋尾》，便向法师郑重推荐。理由自然少不了欧阳修做过扬州太守一条，说完又跟法师开玩笑：不过这位是出了名的排佛排道，独尊儒家，收他的书进来，会不会太给他面子了？法师宽厚地笑笑，没说什么。

正午，在图书馆院内的滴水坊吃斋饭，又和同行友人聊起以前读到的一则欧阳修小故事——他不喜欢佛教，遇到有人谈论佛书，就瞪人家。可他有个儿子小名偏叫“和尚”。人家就问啦，您既不喜佛教，为何还给儿子起这么个小名？欧阳修回答，小孩子起贱名好养活啊，没见好多人家管儿子叫小牛小驴的么？友人听了这故事刚要笑，看看周遭环境，又憋了回去。

欧阳修读书时，尊唐朝韩愈为先师。韩是著名的排佛

人士，有名篇《原道》纵论佛道之不是，所以欧阳修对佛道，也立场鲜明持批评态度。不过二人风格有所不同，欧阳修比较冷静，不像韩愈那么暴脾气，他反对韩愈“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”的激烈做法，认为烧书、占庙绝非明智之举，应该“修其本而胜之”——从根本上改变人心。修本的具体内容是“补其阙，修其废，使王政明，礼义充，则虽有佛，无所施于吾民也”，纯正儒家道统。

不少前人著作中，说欧阳修晚年由儒转佛，成了佛教徒。证据之一是他晚年易号“六一居士”，其诗话著作就叫《六一诗话》。这大概有点想当然。他自己写过一篇短小精悍的小传，明说了“六一居士”的由来：被贬滁州时，自号醉翁（《醉翁亭记》即彼时所写）。后来又老又衰且病，将退休于颍水之上，更号六一居士。有人问“六一”指什么，答曰，藏书一万卷，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，琴一张，棋一局，常置酒一壶。人又问了，这才五个一啊？答曰，加上我这糟老头子，在这五个一之间转来转去，不就“六一”了嘛。你看，和皈依佛教也没什么瓜葛吧？可能是“居士”二字搞的鬼，殊不知居士一词，佛教传入中国前很多年，就有多人使用，《礼记》中有，《韩非子》中有，指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之人。

还有人罗列证据，说欧阳修与不少僧人过从甚密，并曾引荐僧人契嵩给皇帝，后来皇帝赐号契嵩为“明教大师”。他还有诗作写到僧人秘演，显示出彼此感情深厚……更有一些佛家著作里，白纸黑字写他受到一些僧人的教导。比较常见的，有南宋释志磐《佛祖统纪》里写他游庐山拜谒祖印禅师，“（祖印）出入百家，而折衷于佛法。修肃然心服，耸听忘倦，至夜分不能已”。《五灯会元》里也写到，欧阳修拜访浮山法远禅师，禅师借一盘棋与他说法，大致讲了些“肥边易得，瘦肚难求。思行则往往失粘，心粗而时时头撞”，欧阳修听完跟同僚赞叹道：“初疑禅语为虚诞，今日见此老机缘，所得所造，非悟明于心地，安能有此妙旨哉”……这类记录不少，但也不很多，经仔细阅读，要不就是第三者一厢情愿的描述，要不就是正常人的正常慨叹而已，都难以作为有力证据。

我的扬州之行，鉴真图书馆的正事办完，剩下的时间全部自由活动。白天兴之所至，四处闲逛；夜晚回了酒店，沙发里窝着，嚼着花生米静静细读《集古录跋尾》。心里惦记着欧阳修与佛教到底有怎样的关系，便对这层内容格外留意，不料就真看出些蛛丝马迹。

“梁智藏法师碑”一篇，说此碑由南朝梁湘东王萧绎撰